

当代大学生如何走好新的长征路

去渡口听听，20岁的红军同龄人是怎么想的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璐

7月8日，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活动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演播厅启动。大屏幕上，红军长征途经15个省区市的地图逐一亮起。台下，15所高校的大学生代表眼里充满期待。

武汉大学学生张轩：
当年的红军战士，竟是我们的同龄人

武汉大学学生张轩站在台上，声音里有种紧绷的力量：“让我触动的，是我突然意识到，当年的红军战士，竟是我们的同龄人。我们甚至走在同一片土地上，我们生活在他们当年的梦里。”

当年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。湖北走出去的红二十五军，平均年龄未滿20岁。

“山河破碎、民族危亡。可这群年轻人，偏偏走在了最有信仰的队伍里。”张轩说，“在那些前途未卜的夜晚，他们是否也曾有过迟疑？是什么支撑他们行进在那漫漫征途？”

他带着疑问报名参加采访活动。他说，渡口和桥，连接着当年的枪林弹雨与今天的车水马龙，连接着20岁的红军与20岁的自己。追寻红军的足迹，他将找寻年轻一代的答案。

暨南大学学生吴玺说：“当年站在乌江边、赤水河边的红军战士，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年轻。有人刚离开家乡，有人第一次面对生死。他们出发时，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。”

“今天的我们，有人为考研反复权衡，有人为就业焦虑，觉得自己的路很难走，却很少想象过，当年那些和我们同龄的红军战士，面对的是生死之间的抉择与坚持。”

“这一次重走，不只是回望历史，更是重新理解出发二字。”吴玺说。



到长征路上寻找中国崛起的底气

六国留学生随本报记者续写“西行漫记”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董凤龙 戎钰

1936年7月，美国人埃德加·斯诺突破重重封锁，成为首位进入陕北苏区的西方记者。他将自己在“红色中国”的见闻与采访，汇成《西行漫记》一书，让世界看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。

2026年7月8日，在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活动出发仪式上，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格外引人注目。他们说着不同语言，却怀着相同渴望——用自己的脚步，在长征路上书写属于他们的“新西行漫记”。

当年，埃德加·斯诺孜孜以求地追问：“他们之所以顽强得不可思议，是因为怀揣着怎样的希望、怎样的目标、怎样的理想？”

今天，这群年轻的异国学子，将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。来自美国的凯佑，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研究生。出发仪式上，他用流利的中文表达对中国的情感：“能够来华学习，并亲身、逐渐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，是一种莫大的荣幸。”

冥冥中似有缘分。前不久，凯佑在学校的话剧演出中饰演了埃德加·斯诺。“所以，当得知有机会像当年的斯诺一样，与中国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学习、了解并分享长征故事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会。”

出发之前，凯佑已翻阅大量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资料。他说，自己从中读懂了“中国的底气”，并期待在这次活动中，真正领悟长征精神所奠定的当代中国的精神底色。

同样来自武汉大学的德国留学生潘义礼，也在查阅资



6名外国留学生即将踏上“新西行漫记”行程。前排左为白灵儿、右为周红绒，后排左一为朱立鸥、左二为潘义礼、左三为凯佑、左四为赵永德。（本版图片均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申 张诗秋 摄）

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之女程海燕寄语

让先辈的信仰通过你们的笔和镜头传递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赵莎莎 刘汉泽

“我代表红军后代，衷心感谢这次活动，它让长征精神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，让先辈的信仰通过你们的笔和镜头传递下去！”7月8日上午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演播厅内，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之女程海燕的声音略带颤抖，眼含泪光。

当天，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活动启动。楚天演播厅内，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大学生代表静静聆听，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《洪湖水浪打浪》等革命歌曲，思绪一下子拉进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。

当年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剿下，损失严重，规模不断缩小。程子华接受党中央派遣，辗转抵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传达党中央指示，红二十五军要进行战略转

移，即长征。1934年11月16日，河南何家冲，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0岁、不足3000人的“娃娃军”，在寒风中踏上漫漫征途。

“和千千万万牺牲了的先烈相比，我的父亲是亲历者，也是幸存者。”程海燕顿了顿，接着讲起父亲的那双手——

1934年12月，红二十五军行至陕南庾家河时，突遭敌人袭击。程子华正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，一颗子弹呼啸而至——从右手洞穿，直贯左手，望远镜应声坠地，腕骨碎裂，鲜血瞬间浸透袖管。

当时，程子华因失血过多，时常昏迷。看到战友们轮流抬着自己翻山越岭，在枪林弹雨中拼死掩护，程子华几次对身边的人说：“给我截肢吧，别拖累大家了。”战友们断然拒绝，保住了他的双手。此后，程子华左手蜷成一只无法伸展的拳头，右手四指僵直，只有大拇指经过多年锻炼恢复了部分功能。

料的过程中愈发渴望深入了解长征历史。“踏上漫漫征途的红军战士，很多都和我年纪相仿。他们正值青春年华，却在枪林弹雨中毅然迎风前行，在饥寒交迫中始终坚守理想。”潘义礼期盼自己能像斯诺那样，把红军和长征的故事讲给更多海外年轻人听，“让世界青年真正读懂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长征精神。”

来自孟加拉国的赵永德和来自萨尔瓦多的朱立鸥，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留学生。两人不约而同地报名参加此次活动，都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困惑的答案。

赵永德能熟练地说出“一代人有代人的长征”。他坦言，希望学习中国红军的长征精神，为自己面临诸多挑战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。而建筑系学子朱立鸥早已盼着“上路”。他迫切想弄明白：长征渡口是什么样？当年渡口新建了哪些桥梁？运用了哪些先进建造工艺？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？

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越南留学生周红绒，对即将开启的重走长征路充满期待：“我希望把中国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，把沿途的见闻和感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让那些关于勇气、牺牲与希望的故事，触动更多人。”

22岁的俄罗斯留学生白灵儿，在湖北大学学习汉语。她细数了三个“必须参加这次活动”的理由：“我想用脚去走一走，看见不一样的故事；我想知道是什么力量，让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一直在坚持；作为外国留学生，亲身到历史现场，比读很多书籍都更体会深刻。”

接过出发仪式上的旗帜，年轻的留学生们脸上交织着兴奋与郑重。凯佑说：“我想起了当年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开篇所写的——‘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，我出发了。’不过，我们的心情没有冒险，只有期待。”

“父亲双手残疾，却从不言痛，只是常指着地图自语‘那些长眠的娃娃，才是真正的英雄’。”程海燕说。

这支“娃娃军”历时10个月，经历独树镇血战、庾家河恶战等，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，也是唯一一支人数增加的长征队伍。

启动仪式后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与大学生将分赴红军渡口，寻访当年的战斗足迹，见证今昔之变，用全媒体报道让那段长征岁月走进人心。听到这样的策划安排，程海燕点头赞许：“这堂行走的长征思政课，让书本上的‘信仰’化为开创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。”

望着朝气蓬勃的大学生，程海燕感慨万千：“我相信，当年轻一代站在先辈流血的地方，自会明白——今天的岁月静好，不是理所当然，而是当年一群年轻人用命拼出来的。他们衣衫褴褛却心怀天下，他们倒在了黎明之前，却为民族改天换地。”



红军后代、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之女程海燕。